



■文/ 黄建明 图/徐国庆等

李白的“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”是我很喜欢的诗句，因为我的家乡罗墓坂，也是以多水著称的村庄，位于钱塘江、富春江、浦阳江三江口，又被20多个大小不一的池塘包围，连缀成一个水乡村落。因为村庄合并，罗墓坂更名，把“墓”改为“幕”，叫罗幕村。

“春生若溪水，雨后漫流通。芳竹行无尽，春源去不穷。野庐迷极浦，斜日起微风”，唐大历诗僧皎然的一曲山水，散发出阵阵轻香，一一散入到罗墓坂的山水里，催生了无与伦比的美学。



罗墓坂 现代版的“富春山居图”

大咖，成就家乡的高光时刻

一些人走了，又有一些人来了，一茬接一茬，来来往往，偶尔一回头，发现这些史上的“大咖”们，有意无意，成就了家乡的高光时刻。

罗墓坂捕鱼有点来历，明田汝成著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记载了罗隐诗隐的故事：五代十国时期，吴越王钱镠横征暴敛，他规定，西湖边和钱塘江的渔民每天要缴纳鲜鱼，供宫廷享用。因其住所系以前做节度使时的宅邸，便称这种额外税收为“使宅鱼”。当时的钱塘县县令、大诗人罗隐动了侧隐之心。一次，钱王召见罗隐，拿出一幅《蟠溪垂钓图》，欲与罗隐吟诗唱和。罗隐见画的是姜太公吕望于蟠溪直钩钓鱼的故事，于是当场占一绝诗谏：“吕望当年展庙漠，直钩钓国更如何？若叫生在西湖上，也是须供使宅鱼！”钱王听罢，沉吟半晌，忽而开怀大笑道：“你用心良苦，令朕感动。连姜太公都怕纳‘使宅鱼’，看来，朕得把这鱼税免了。”当即下旨免去“使宅鱼”。

乡民感念其恩，罗隐去世后，就在浦阳江边造了一座衣冠冢。墓在许贤乡（现为义桥镇），葬地为罗墓坂。据村里的老年人讲，罗隐墓在庙龙池畔，考究、气派，青石扣的墓穴，两旁有石狮、石马各一对，肃穆严整。每当清明时节，本村渔民便会前来祭祀罗公。可惜的是，1958年“一平二调”时，墓地被平整为耕地。罗隐在罗墓坂的地位很高，村庄虽已改名，但村里人仍习惯称这里为“罗墓坂”。

春秋战国时，有一位名人也上过寺坞岭，这就是伍子胥。伍子胥自楚奔吴后曾在建德乾潭“耕于野”，独创菜肴茶香虾。数年后他跟随吴王阖闾顺江而下，坐船经过寺坞岭山系的末梢老鼠尾巴时，发现江边山体陡峭，好似一座石门，便停船上岸休憩。寺坞岭的茶和富春江的虾，顿时勾起了他的食欲，于是，他教江边的村民做茶香虾。伍子胥远去了，茶香虾却留了下来。

罗隐过后一百多年，张夏来钱塘江治水。罗墓坂在上世纪50年代前是没有江塘的，因此受淹是常有的事。罗墓坂东有一座庙，名西国，相传由许询12世孙许贤相公许伯会题写匾名，取“固若金汤”之意。面对汹涌的江河，无情的水灾，于是产生了水神崇拜，所以临江一线堤畔广建寺庙，供奉张夏等各路水神。西国庙与张夏的关系，由于史志的简略与缺失，非常模糊，这又是一件憾事。

黄公望79岁高龄创作《富春山居图》之时，想不好落笔，当他到寺坞岭登高远眺，看到三江口的雄伟气势后，心中顿有了构思，寺坞岭从而成为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卷首实景地。山水之妙，诗画之韵，小小村落的“网红之旅”因此盛大开启。

朱元璋因兵败在寺坞岭练兵，传说他一杯好茶下肚，顿觉喉舌甘爽，心清目悦，写下：“此茶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尝”，从此他养精蓄锐，从寺坞岭的古道起步，走出人生的阴霾。朱元璋成就帝业后，将寺坞岭茶作为朝廷贡品，年年上贡。

奇特，寺坞岭的这座博物馆

故乡的那些景，依然是繁花若梦，依然是流水潺潺，依然是宁静如春。

寺坞岭有一座博物馆，名字很奇特，叫“江河荟·浙江翠”自然保护体验地。它以森林生态恢复来提升生物的多样性，以山体变化来展现生态修复的历程，以“保护”“科研”“科普”的三合一，来让市民在寺坞岭的四季，了解生物的多样性，了解萧山本土的物种，了解山体生态修复的科学意义和文化意义。

寺坞岭，成为可探索、可融入的无界博物馆。这或是浙江唯一的无界博物馆。

它的起源，说来也是巧合。

万向三农集团是一家服务于“三农”的农业企业，思路开阔的三农集团，一直在等待一种自我的突破。而义桥镇也一直在思考，思考有怎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共同富裕的一线故事。就这样，双方一拍即合，万向出资金，义桥出资源，共同演绎“两山”实践。

这是萧山工业反哺农业的一种实践，它用一种全新的视角，来探索未来乡村建设的无限可能，以便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开辟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新路径，这是多么令人期待的美事。

在“江河荟·浙江翠”，我们可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；可以参加观鸟专家带领的观鸟活动；可以看到生态修复后竹林生物多样性的提升；可以看到生态茶园的探索成果；可以赏景、遛娃，享受与爱人一起漫步的惬意生活；在这里，人会不觉中融入自然，自己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

“江河荟·浙江翠”仅仅实施两年，白花龙、硕步甲、双尾虫、小麂、丽星鸫鹛、大树蛙、紫斑凤铃草、金樱子、蓬蘽、白檀，这些我们小时候看得到的物种，现在都看得到了，甚至野猪的踪迹也监测到了。这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萧山本地报纸的一则新闻——《一炮震落六野猪》，说石门石炮宕，一声放炮的巨响后，峭壁上掉下了六只野猪。新闻引起了轰动，说明当时寺坞岭的野生动物是很多的。不过经过大规模的捕杀后，当地的野猪一段时间内竟销声匿迹。现在，寺坞岭又发现了野猪的踪迹，这是“江河荟·浙江翠”带来的成果。

义桥镇山林面积超过3万亩，茶叶产业兴旺，义桥茶叶独立的品牌有三个，寺坞岭云雾、萧富、狼岗茶，这三个茶叶品牌产地都属于罗墓坂的，“四面青山三面竹，一村山色半村茶”，在罗墓坂，随处可见散落在道旁、溪边的茶树。一丛丛，一簇簇，毫无顾忌地在道旁待客，在溪边起舞。在传统圆茶制茶技艺入选区非遗的基础上，罗幕村萧富农业的“一叶制五茶”技艺，突破了时令的限制，把世代的茶口碑传承与发扬得更好。

故乡的那些事，是把花海嵌进生活里，把生活过得充满诗意。

千百年来，罗隐“诗谏钱镠免征使宅鱼”的故事在罗墓坂世代相传。罗隐为民请愿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罗墓人。罗墓最饱满的情节，在于她的义，在于她的孝，在于她的贤，而这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，反而在当代越来越体现出它的魅力。

每年的9月，罗墓坂向日葵花海会美爆朋友圈。在浦阳江边的滩涂上，50亩向日葵花海，金黄的花盘向着太阳灼灼绽放，轻曳身姿。花朵硕大，颜色浓郁，均高在1米左右，爱美的小伙伴们，可以戴顶草帽，提个花篮，来这里转一圈，感受“诗和远方”的悠闲惬意。随着季节改变，村里会更换滩地上的观赏性植物，让“美丽滩地”成为罗墓坂村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。

向美而生，奔向共富路。每次回乡，我最担心的是车开不进村子。总期待，有朝一日，能爽爽快快地把车开到自家院子里。2021年开始的集镇示范村建设，让罗墓坂有了蝶变的可能。在拆违4万平方米基础上，拓宽道路12条，划出停车位800个。新建800平方米公园，以及塑胶篮球场、草坪足球场、花坛、逸杉林、美丽菜园、美丽池塘、美丽跑道、外滩花圃，把罗墓坂装扮成一个“大花园”。现在，我从萧山区回老家全程高架，20分钟就可以到达，并且一直可以开到家门口。

在萧山，有山有水的村庄是很多的，但我的家乡罗墓坂却是另一个传奇的存在。她，特立独行；她，不拘一格。她的美，很有讲究。一边有500多米高的寺坞岭山，从另一个角度俯视所生活的世界；一边有富春江、浦阳江和永兴河的夹护，造就了千年渔村。流传千年的“打网”捕鱼技艺，已成为萧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为罗墓坂村民致富的手段。“浪中得上龙门去，不叹江湖岁月深”，罗墓坂村民捕鱼的手段千奇百怪：有用抖抖网捕鱼的，有用夹砂绳摸鱼的，有用海兜掬鱼的，有用游丝网等鱼上当的，有在地里水沟用单手提“田沟鲫鱼”的。最最壮观的是罗墓坂人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前呼后拥，浩浩荡荡，争相前往钱塘江打网捕鱼。两人一起驾驶柳叶形的小木船，前面一人撒网收网，后面一人划桨收桨，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。对岸闻堰饭店中的“江鲜”，有很多就来自罗墓坂渔民之手。

“有山就要崛起，有水就要浩荡”，登上罗墓坂的山，可观赏“虽未小天下，一览收吴越”的胜景；亲近罗墓坂的水，清凌凌的，卧在诗意之中，散发出深深的绿意，谁见了不荡漾呢？山和水，缺一不可，缺了谁，罗墓坂就少了一分丰满。如今的罗墓坂，除了有动人的“乡愁”，更有动人的“乡喜”，绿树成荫、花草清香、虫鸣鸟叫，600多年前的黄公望怎么也想不到，一幅现代版的“富春山居共富画卷”正在罗墓坂大地上徐徐铺展。